

第五章 後宅荒唐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捏著拳頭，堵在自己嘴上咳了兩聲，上前推了推門，很自然的，這時候的房門一推即開。他明白是怎麼回事，既然兩口子要準備好生較量一番，哪有把擂台關起來不讓人進的道理，就連範閑先前那塊咳，也是給屋裏的妻子提個醒，自己來了，有話房裏說的好。

這個世代，終究是個以男子為尊的社會，雖然林婉兒的出身要比範閑尊貴許多，但既然嫁入範府，按理講也不會如此直接地表示自己的不滿。他們夫妻二人相處之道，又與一般官宦家庭不同，範閑雖然骨子裏脫不了雄性動物的荷爾蒙控制，但在精神層面上，還是極尊重女性的。

說來說去，這都是範閑自己造的孽，妹妹準備玩翹家，老婆吃小醋，還不是他一手薰陶所成，放在別府裏，隻怕早就鬧將起來了。

...

“少爺。”大丫環思思掩嘴笑著，將他迎了進去，替他解開外麵的單衣，又遞了個毛巾過來。範閑擺擺手，示意已經擦過了，他看著這丫頭的一臉壞笑，內心深處不免又是一陣歎息，何止妹妹與婉兒？就連這丫環與自己打小一塊兒長大，也被自己寵的沒有了尊卑之分，當上家庭劇上演之時，竟還有看熱鬧的開心，取笑自己的勇氣。

林婉兒此時正躺在**，一床薄被拉了上來，拉到了胸部，頭上的黑發散亂在肩頭，看模樣還真是剛剛睡醒。她一雙大大的眼睛卻骨碌骨碌轉著。好奇又甜蜜地望著遠行歸來的相公，沒有半絲範閑準備迎接地怒氣，小巧微翹的鼻尖微微一噤，說道：“相公啊。沒出去迎你，莫見怪噢。”

範閑看著她雙唇裏露出的糯米細瓷般的牙齒，笑了笑，逕直坐到了她地床邊，開始執行三不政策，不解釋，不掩飾，不說話，直接將手伸進被窩裏，握住了她有些微涼的小手。捏了捏，這數月不見，許久沒有揉捏婉兒柔若無骨的小手。還真有些想念。

此時思思還在屋中，林婉兒不免有些羞急，眼睛瞥了一下那方。範閑抬頭望去，發現思思正假意收拾桌上的藥盒，眼睛卻在往這邊飛著。他不由笑罵道：“你這丫頭，真是慣壞你了，也不怕長針眼。還不快出去。”

思思啾啾一笑，向著少爺少奶奶行了個禮，便推門出去，反手將門關上，又恰好遇著去前宅端回食盤的司祺，趕緊將她攔在了外麵。司祺是隨著婉兒嫁過來的隨房大丫頭，與思思地位相同，二人相處的也算融洽，此時見她攔在門外。頓時明白了裏麵兩位主子在做些什麼，不由扮了鬼臉，但看著手上的食盤苦著說道：“少爺剛回家，總得先吃些東西吧。”

思思笑著說道：“這些不過是填肚子的小點，前麵宅子裏不是在準備正餐嗎？再說了，咱們家這位少爺...是得先吃點兒什麼東西的。”

在司祺聽來，這話就不免有些輕佻了，尤其是事涉小姐，怎麼也不應該是自己這些下人該開地玩笑，臉色便有些難看，用眼睛剗了思思一眼，鼻子一哼，端著食盤就去了隔壁的廂房。

思思微微一愣，這才想起來自己先前那話確實極不尊重，吐了吐舌頭，趕緊跟著跑了過去，不一會兒時間，隔壁的廂房裏片刻安靜之後，便傳來了陣陣極低地笑聲，想來兩位大丫環已經和好如初。

臥房那張極大的**，大被之下，範閑伸出右手將頭上的發叉取了，在家中他向來隻喜歡在腦後梳個辮子，求個清爽。他覺得嘴有些幹，伸手到床邊的小幾下取了杯茶，潤了潤嗓子，想了想，又將茶杯遞到了婉兒的唇邊，喂她喝了半盅。

婉兒眼色柔媚，兩頰微有潮紅之色，半盅溫茶下腹，這才略回了些神，又羞又氣地咬了他左小臂一口，說道：“哪有你這般猴急地家夥？這才剛剛入夜，讓那些下人猜到了，你叫我有什麼臉去管這一家大小。”

範閑嘿嘿一笑，側身抱著妻子，手指頭在她滑嫩的上臂上輕輕滑動著，心裏頭十分滿足，說道：“小別勝新婚，何況你我久別，親熱一番，又有誰敢說三道四？”他眼眸微轉，接著促狹說道：“再說了，若我先前不是這般猴急，隻怕

你還會疑心我在外麵做了些什麼。”

聽到這番話，林婉兒才想了起來，今天自己是準備要好生勸試相公一把，怎麼放他進屋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自己就昏了頭似地被他期負了一番，連自己準備說的話都險些忘記了，莫不是相公真有什麼**術不成，想到此節，不免有些微羞窘意，輕輕捶了他一下，說道：“你不說我倒忘了，先前準備問你聽見那小令有什麼感覺沒。”

範閑舔了舔有些發幹的嘴唇，俊秀的麵容配上這個表情，不怎麼**褻，反而有股子說不出來的壞壞味道。對於夫妻之道，他向來玩的是行動派，不理婉兒心中有何想法，先上床親熱一番再說，這世間女子嘛，在親密之事過後，總會對於自己的情郎依戀無比，心中那些小酸味想來會淡些。但他也知道這事兒終要有個交待，所以反而主動地提了起來：“你這丫頭，居然敢不放我進屋，當心我打你屁股！”

林婉兒伏在他的懷裏，幽幽說道：“打便打吧，反正你也隻會欺負我。”

“這話是怎麼說的？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莫非沒有從北齊帶雞翅回來，你就生我氣不成？”

林婉兒爬起身來，半跪在**，褻衣微滑。露出半片香肩，她盯著範閑地眼睛，片刻沉默後，忽然直接說道：“先前我不高興。”

這世間女子。縱使吃醋，隻怕也沒有林婉兒吃的這般光明正大，於是乎範閑反而有些手足無措，一時間不知該如何應答，隻得小心回道：“這又是吃的哪門子飛醋？那首小令確實是我寫地，不過可不是你想像的那般。”

“什麼叫吃醋？”林婉兒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範閑也才想起來，這個世界裏並沒有房夫人飲醋自殺明誌的橋段，於是笑嘻嘻地將這故事講了一遍，隻是假托是看地前人筆記。

林婉兒聽後，也自感歎房玄齡夫人的堅強。隻是心裏總覺得相公這故事定是自己編的，說不定還是專門寫來說自己的，不由有些生氣。說道：“我可不是那種要獨占你一人的小氣家夥，思思和司祺總是要入門的，你不用刻意拿這故事來編排我。”

範閑知道妻子會錯了意，笑呵呵說道：“若你不想獨占我，那倒反而有些大不妥了。”林婉兒畢竟隻是位從小在深宮裏長大的女子。不是很明白相公這話裏隱著的所謂情之獨鍾的含意，又聽著範閑說道：“若你不是吃醋，先前為何不讓我進門？”

林婉兒依然半跪在**，鼓著雙腮，半晌後說道：“你可知道，這首小令已經傳遍了整個天下？全京都的人都知道，一代詩仙範閑不作詩，此次出使北齊，卻為了一個女子破了例。”

“一首小令罷了，你若想聽，我自然每天寫一首給你。”範閑笑咪咪說道。

林婉兒幽幽說道：“隻是一首小令？聽說相公在北齊上京城內，天天與那位海棠姑娘出則同遊。坐則同飲，漫步雨夜街頭，已然成為一段佳話。”

範閑心中氣苦，知道這是北齊皇帝刻意放地消息，隻是這些話在人們的嘴裏傳來傳去，確實會讓林婉兒的處境有些尷尬，正準備解釋些什麼，又聽著妻子問道：“相公告訴我，那位...叫海棠地姑娘，究竟是個什麼模樣？”

範閑一怔，心想自然不能將海棠誇到天上去，但不知為何，內心深處也不想讓妻子的麵前顛倒黑白，將海棠貶的一無是處？雖然這是所有男人在老婆的**，都會做的一件無恥事。他想了想後說道：“海棠是北齊國師苦荷地關門弟子，最是受寵，在宮中也極有地位，為夫此次出使，既然是為國朝謀利益，對於這等要緊人物，自然要多加結納。”

林婉兒搖了搖頭，歎了口氣：“那位海棠姑娘雖然在南方沒有什麼名聲，但如今大家都知道，她在北方的地位...我隻問相公一句，這位海棠姑娘的身份，能作妾嗎？”

範閑一愣，心想這是哪裏來地天馬行空之問。又聽著林婉兒歎息說道：“似這等女子，想來眼界極高，若不是相公這等人物，也斷不能落入她的眼中，隻是她的身分在這裏，將來總是極難安排的，婉兒今日氣，氣的便是相公做事向來不想後續之事，未免胡鬧了些。”

範閑哈哈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我又不準備娶那個海棠，有什麼後續？婉兒這話未免好笑了些。”

林婉兒大驚失色，不知怎的竟開始同情起那位叫海棠的女子，斥道：“相公莫非準備始亂終棄！”

範閑連連擺手，忍著笑說道：“既然未亂，哪裏有棄？”

...

片刻之後，林婉兒帶著一絲狐疑看著他，問道：“真的？那為什麼相公會寫詩情挑對方？”

“情挑？”範閑無語問蒼天，想了又想，才將離京之前自己的安排，與上京城裏地諸多事情告訴了妻子，搖頭晃腦說道：“這位海棠武道修為極高，除了那四大宗師外，恐怕她是最強的那幾人之一，我既然要與她打交道，當然要得準備些利器。”

林婉兒皺眉道：“這就是相公說的一字存乎於心？”

“正是。”範閑笑吟吟應道：“兩國交兵，攻心為上。”

良久之後，林婉兒才歎息說道：“相公此計...未免無恥了些。”

家中風波未起而平，範閑想了想。又將今日與大皇子爭道之事告訴了妻子，他知道婉兒自幼生長在宮中，對於朝中這些事情比自己更有發言權，所以婚後以來。他漸漸習慣了與她商量自己的安排。

林婉兒聽著他的話後，也是皺了眉頭，與言冰雲做出了一樣的判斷，覺得範閑實在是很沒有必要得罪大皇子，有些多此一舉地感覺。範閑不可能向妻子解釋自己的隱憂，隻得溫和笑著說道：“婉兒你且莫管我為何要這般做，隻說你覺著這爭道一事，能不能讓宮中相信我與大皇子日後會是敵人。”

林婉兒好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極難。”

範閑一怔，說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

林婉兒歎了口氣後說道：“其實你一直弄錯了一件事情。不錯，監察院在眾官與百姓的眼中，都是個陰森恐怖的衙門。六部地官員們在背後都罵你們是黑狗，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歡監察院...就像軍方，樞密院，西路軍，他們對於監察院本身就是極有好感的。”

範閑馬上明白了過來。行軍打仗之事首重情報後勤，而監察院遍布天下的密探網，想來為軍方提供了極強大的支持。能夠讓那些將士們少灑些血，軍方當然喜歡監察院。他皺眉問道：“這是其一，不過大皇子此次回京總是要交出手中兵權，軍方的意見對他的影響並不大。”

林婉兒不明白他為什麼一定要讓宮中認為，他沒有同時結好三位皇子，歎息說道：“還有一樁事情，或許相公忘了。這三位皇兄之中，與婉兒最親近的，便是...大皇兄啊。就算看在我的份上，他也不可能記你的仇。”

範閑苦笑一聲，他知道婉兒小時候，在深宮之中，大部分地時間都是呆在寧才人宮中，與大皇子最親近，想來也是自然之事，隻是自己算計的時候，卻有意無意間，將這層關係故意忽略了。

或許是他從內心深處，都不願意將妻子與那幾位皇子聯係起來。

林婉兒其實知道範閑在擔心什麼，輕柔說道：“其實我看相公有些多慮了，聖上身子康健，你擔心的局麵，隻怕還有好多年。”

範閑歎息一聲，將她摟進懷裏，在她耳邊說道：“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此次回京，看著那氣氛，就知道明年我真地接手內庫之後，你那太子哥哥，大皇兄二皇兄的，哪裏肯放過我這塊肥肉。”

“年前在蒼山上，我給你出的那個主意如何？”林婉兒此時不像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，倒像是一位長於謀劃的女謀士，她畢竟是長公主地親生女兒，在這些方麵或多或少會遺傳少許，所以範閑也一直很信服她的建議，隻是蒼山上那個提議，範閑一直沒有點頭。

他微微低下頭去，緩慢卻又堅定地說道：“自請削權，從道理上講，是最應該做的事情。一位像我這樣地年輕臣子，手中如果理著監察院與內庫，這份聖恩實在是有些過重，權力實在太大，這本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局麵...但是婉兒，內庫我是一定不會放手的。”

林婉兒雖然不知道夫君為何一直不肯放手內庫，但身為人妻，自然隻是默默支持，點了點頭後說道：“婉兒知道了。”

範閑繼續說道：“既然我不肯放開內庫，那監察院就更不能放。”

如果內庫是座金山，那監察院就是守著金山的軍隊，如果空有內庫，那範閑就會成為**的美人兒，一點兒安全感

都沒有，那就等著被宮裏那些人肆意凌辱吧。

林婉兒歎息著搖搖頭，說道：“那夫君就得多辛苦了。”她忽然看著他的雙眼說道：“有信心嗎？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輕輕拍了拍她的臉蛋兒，說道：“不敢把話說滿，但你也知道，我向來是個有些自大甚至自戀的人。”

林婉兒笑了笑，忽然咬著厚厚嘟嘟的下嘴唇，輕聲說道：“其實我還有個法子。”

範閑來了興趣：“什麼法子？”

林婉兒地眼睛一閃一閃，不知道心裏在想什麼。輕聲說道：……把海棠姑娘娶進門來！”

範閑大驚失色，心想妻子這計，果然非常人所能預料。

林婉兒興奮解釋道：“那位海棠姑娘是九品上地強者，相公說她指不定哪天就晉入大宗師的境界。你說，如果咱家有位大宗師，而且她的身後還有苦荷一脈的強大地實力，就算是慶國的這些皇兄們，想來也不敢對你如何，就算是陛下，也要對你多加籠絡才是，你看葉重家，隻不過出了個葉流雲，便縱橫官場十幾年不曾一敗…”

範閑知道她說的都有道理。不論是誰，娶了海棠進門，那都像在家裏放了一個丹書鐵券。免死金牌，但他卻不知道妻子是在進行最後一次試探還是怎麼搞，於是壞壞笑著說道：“可是…海棠長的確實不咋滴啊。”

林婉兒一愣之後，啐了他一口：“你這個色中惡鬼！”

範閑笑了笑，此時心裏卻在想著先前林婉兒說的葉家??葉重身為京都守備。葉靈兒卻馬上要嫁給二皇子，這皇帝老子究竟在想什麼？大宗師？如果事態真的這麼發展下去，從範閑的角度看來。宮裏的那些人，隻怕並不如何懼怕葉流雲這位大宗師。

他皺眉問道：“我不在京都的日子，葉重有沒有請辭京都守備。”

林婉兒搖了搖頭。

範閑心裏歎息了一聲，又問道：“母親有沒有寄信過來？”他嘴中的母親，自然是信陽那位長公主，雖然他知道婉兒與那位絕世美婦沒有什麼感情，但在婉兒麵前，依然要表現地尊敬些。

林婉兒還是搖了搖頭，眉宇間沒有什麼多餘的表情。範閑生出憐惜。輕輕揉揉她的眉心，輕聲說道：“身子最近怎麼樣？先前隻顧著說旁地，竟沒有問這最重要的事情，小生該打。”

林婉兒笑了笑，說道：“費大人時常來看，那藥丸也在堅持吃，自己感覺倒是挺好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：“看來蒼山上療養不錯，今年入冬全家都去住住，去年沒有泡溫泉，有些可惜。”

兩人聲音漸低，正說著小情話，哼著小情歌，不意外麵卻有丫環略帶一絲焦急的聲音喊道：“少爺，少奶奶，開飯了，老爺傳話催了好幾遍。”

範閑怪叫一聲，掀被而起，馬上開始穿衣服，他原本隻是準備在後宅稍待一會兒便去給父親請安，沒料到自己玩了一招以肉身換平安，卻將自己陷在了溫柔海中，全忘了父親大人還在書房等自己，一想到父親那張嚴肅的臉，範閑就可以想見他的心中是如何地生氣，一個兒子千裏回府，居然不先拜父母，卻自去與娘子鬼混，這話說破天去，也沒有道理。

婉兒也是一麵埋怨他，一麵開始穿衣梳妝，思思與司祺早就守在門外，聽著聲音，便進屋服侍這兩位主子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了一切，跟著下人提的一盞燈籠，假裝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般，去了前宅。

大廳之中，丫環們靜靜侍立在一旁，戶部尚書司南伯範建正肅然坐在正中，柳氏雖然已經扶了正，卻依然習慣性地站在他地側邊安置杯箸，範若若坐在左手邊，若有所思，範思轍坐在下首，兩隻手躲在桌下在玩範閑先前扔給他的那玩意兒。

看見範閑與林婉兒走了進來，若若站起身來，範思轍也趕緊將東西藏進袖子裏，跟著姐姐向二人行了一禮。坐在正中的範建卻沒有看範閑一眼，卻是向著林婉兒點了點頭，這兒媳婦兒的身份有些特殊，不好怠慢。

大族之家規矩多，隻是範建公務繁忙，所以極少有在家吃飯的時候，今日範閑初回，自然是較諸往日更加正式一些。飯桌之上，竟是一點聲音也聽不見，好不容易將這頓飯的時光挨完了，範建才望著自己的兒子，淡淡說道：“你要

封爵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